

MENGDUAN SHANGHAI

梦断上海

朱大路 著

在津浦线旁那堵**灰墙前面**，枪声没打响；在杨树浦**她家的酒宴**上，枪声仍然没打响；此刻是**上午十点钟**光景，枪声突然打响了，他深情地吻了吻她那渐渐**变得苍白**的嘴唇，身后的山茶花在**阳光底下**血色很好。

学林出版社

MENGDUAN SHANGHAI

梦断上海

朱大路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断上海 / 朱大路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8
ISBN 7-80668-546-4

I. 梦...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584 号

梦断上海



作 者	朱大路
责任编辑	许钧伟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上海市中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546-4 I · 169
定 价	19.00 元

人 物 表

- | | | |
|-------|---|----------------------|
| 康博士 | 男 | 留法回来的医学博士(小说中以“他”出现) |
| 康老太爷 | 男 | 康博士之父 原清朝内务府官员 |
| 康格犁 | 男 | 康博士之弟 |
| 楚衣帆 | 男 | 国民党团长 |
| 沈代君 | 女 | 楚衣帆太太 |
| 凌美沙 | 女 | 舞女 |
| 胡 山 | 男 | 国民党警察局侦缉处副处长 |
| 贵 祥 | 男 | 八旗子弟 康老太爷养子 |
| 小番茄 | 女 | 菜贩 后成为贵祥妻子 |
| 小苏格拉底 | 男 | 无业 后被定为思想犯 |
| 汤局长 | 男 | 国民党局长 |
| 庞参议员 | 男 | 国民党参议员 |
| 封知秋 | 男 | “泓社”理事长 帮会头子 |
| 拉内达 | 男 | 法国医学教授 |
| 玛 丽 | 女 | 法国驯狗女郎 拉内达之女 |
| 陈老添 | 男 | 原清朝太监 |
| 罗家函 | 男 | 医院院长 |

姚半溪	男	珠宝商
老丁头	男	“放足会”成员
杨汉初	男	中学古文教师 替人写状子为业
顾传善	男	剧场案目
KB	男	“勃克星”选手 “泓社”社员
小 三	男	“泓社”社员
小三姐姐	女	难民 小脚女人
娃娃脸	男	萨克斯管吹奏员

好梦最难留，
吹过仙洲。
寻思依样到心头。
去也无踪寻也惯，
一桁红楼。

中有话绸缪，
灯火帘钩。
是仙是幻是温柔。
独自凄凉还自遣，
自制离愁。

——(清)龚自珍：《浪淘沙·写梦》

目 录

第一章	他走到墙边闭上眼。奇怪：枪声没响	1
第二章	他眼看老爷子这段时间成了幽灵	19
第三章	他抚摸死者冰冷的脸，觉得今夜的月亮很糟糕	40
第四章	这一章整个儿扑朔迷离。结果：他走进精神 病院	62
第五章	胡山告诉他：人生嘛，都是在逢场作戏	88
第六章	凌美沙说：你别以为舞女都是“下三滥”	106
第七章	他苦笑着说：庞参议员，你还是另择高明吧	115
第八章	他让局长蹙了腿脚，他让贵祥露了马脚	131
第九章	他看到舞女们在硬争，他听到房客们在软磨	158
第十章	本章诠释柔怎样克刚、假怎样乱真，等等	175
第十一章	他说：“楚衣帆尸骨未寒，你就这样放肆了”	194
第十二章	这一年是土年，但土没有克住水	205
第十三章	“大家都来回忆，有公仇报公仇，有私仇报 私仇”	221
第十四章	他对她说：见鬼了。她对他说：翻车了	230

第十五章	楚衣帆看一看表说:我们的家宴该吃出味道来了.....	248
第十六章	“你嘴上多了几根毛,你身上多了一肚子坏水”	264
第十七章	他想,封知秋玩弄什么玄虚呢	284
第十八章	她轻轻念道:“好梦最难留,吹过仙洲”.....	293
第十九章	枪声在十点钟打响。她说自己救不活了.....	310
第二十章	“康哥,有一件事再不说就晚了”	321
后 记		325

第一章

他走到墙边闭上眼。奇怪：枪声没响

1

他穿着白大褂，对头发花白的穿长衫老人说：“爹爹，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一日千里，赶回来了！”

康老太爷说：“我胸口堵住了，要断气了。你快去拿一套干净衣服让我换上。等我身体僵硬了，就穿不上去了！”

他说：“爹爹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是医生，有办法救你！”

康老太爷说：“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只可惜你来迟了一步！”

他两眼一酸，急忙去拉父亲，可是父亲乘着风远去了。他想去追，身体却像凝结住了一样，停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睁开眼，才发觉自己坐的长途汽车停下来了。一车乘客，依旧你贴我，我贴你，挤得满满当当。

2

汽车停在一个小山村旁边。

尽管是八月，晨风还是有点凉，从车窗咧开着的缝隙里，钻进来，吹在他脸上。他从刚才的梦里惊醒过来，往窗外望，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近处横陈着的村舍，都借着白蒙蒙的晨曦，慢

慢凸现着自己的轮廓。路旁挺立着一束矢车菊，几枝深紫，几枝浅蓝，几枝粉红，色泽清晰可辨。

司机使劲踩油门，只听“突突突”响，不见汽车向前走。“抛锚了！”司机沮丧地拍一下方向盘，瘫靠在椅背上。

“人太多，车子吃不消了！”不知是谁，在车内尖声喊叫。

“下去几个！下去几个！”有个女人在叫。

“要下去，你自己先下！”有个男人对她说。

“胖的人肉多，分量重，应该下去！”女人改变了主攻方向。

“对呀对呀，一个胖子抵两个瘦子，胖人不下谁下？”有人附和。

大家的眼睛不约而同盯住他。他胖胖的两颊紧张地抽动起来，目光从眼镜镜片后面焦虑地射向众人。他不明白自己这一身胖肉究竟招谁惹谁了；他甚至后悔自己从小偏爱吃红烧蹄髈，不加节制，弄得在这紧急关头要被人撵下车去！

他从口袋里急速掏出电报纸，高高一扬：“父亲病危，我要马上赶回去！请各位包涵！”

他的孝心，在古老中国的这节车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旁边有人对他说：“喂，胖子，你父亲病危，好歹只是一个人；我老婆难产，事关两代人的死活，比你紧急得多！”那边有人不服气：“两代人算什么？我的事比谁都急：家里天火烧，一家四代人都快没命了！”

“就是十七八代统统端出来，也没有用。”司机不耐烦地说，“车子坏了，不能跑了！”

乘客们只好三三两两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他无可奈何地跟着大伙下去。他袋里那张父亲病危的电报，就像一团火，烧得他胸前发烫。

他抱怨这辆长途汽车抛锚得不是时候，也不清楚司机何时

才能将车修好。他漫步来到村子边。突然，“喔喔喔——”从屋舍后面传出雄鸡的啼声，那样尖厉、清脆，划破了宁静，向远山近村报告又一个早晨的到来！

他刚在村边一块青石板上坐下，便看到左面走过去几步路的地方，有个男人蹲在地上，两手捂着肚子，紧皱眉头，嘴里呻吟着。他走过去，发现那人就是喊“我老婆难产”的乘客。

他心里没好气：哼，老婆难产，现在自己也难产了！可是随即发现那人真的难受，还“哎哟哎哟”地叫出声来。他弯下腰，问明情况，觉得是胆绞痛症状，心想，哎呀不好，身边没带药！只好轻轻将那人扶起，搀到村内一棵大槐树下躺着。

他想去村里人家寻点抗痉挛药，可是走到一户门口，看到个“喜”字，便犹豫了：新婚人家，早晨搂着抱着，味道香甜，舍不得起床，我去敲门，岂不扫兴？再想去其他人家，又犹豫了：这山村，荒僻，偏远，能有合适的抗痉挛药吗？

他前思后想，他左右徘徊。他的眼梢一亮，看见贴有“喜”字的那扇大门忽然开了，里面一位穿花格子衣衫的姑娘，正要走出来。他赶紧上前，问她有没有药，吃胆绞痛的，要几粒。见她没听懂，便比划手势，要她把家里所有的药都拿出来，让他过目一下，看有没有抗痉挛药。那姑娘看着穿西装系红领带的他，先是惊异，后又愣站着，不作声；突然，退后一步，把大门猛地关上。这当儿，他看见了，姑娘是小脚。

他摇摇头，胖脸颊上的肉跟着抖动。他感叹道：“没知识！没知识！”声音也有些发抖。

他回到大槐树下，盯着那病人。他想：我是医生，不能瞧着人家疼痛而不管。

他蹲下来，仔仔细细检查了病人的胆部，发现那病还不轻呢。当他吃力地站起身，朝村外一望，却愣住了：乘客们已经上

了长途汽车，司机踩响油门，好像要开车的样子。

他心急火燎地喊起来：“不要开！不要开！”接着朝汽车奔过去，全身沉甸甸的肉，在夏日的清晨有节奏地晃摇着。

长途汽车本已开动，此时又停下来。他奔到车前，气喘吁吁地对司机说：“还有个乘客胆绞痛，在村里。我去扶他上车！”说着又奔向大槐树。

“叭！叭叭叭！叭叭！”突然有枪声，在附近响起。车上乘客，起先肃静，屏息细听，接着是惶恐不安，旋即骚动起来——

“不好了！打枪了！”

“快开车，不开就要吃子弹了！”

“停在这里做什么？等着上西天啊？开车开车！”

司机闹不明白这莫名其妙的枪声来自哪个方向。在大家的催逼下，只好匆匆忙忙将车开走了。

他也听到枪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那病人就跑起来了。来到村口不见汽车，他胖墩墩的身体要瘫下来了。

他口袋里的电报纸，此时像倏然腾起的烈焰，要把他烧焦了。唉，要不是轮船遇大风，不能停靠上海，而停在江苏一个港口，他早就回到家了。

3

共同谴责不讲仁义的司机之后，他和那胆绞痛病人又质疑起刚才的枪声来。

“奇怪呀，大清老早的，哪里来枪声？”

“听声音，还很近呢，把我吓一跳！”

“会不会有人打猎？”

“这里没有野兽，打什么猎？”

“津浦线一带近来不太平。难道是战事逼到眼跟前来了？”

“没有这么倒霉吧？”

“喂，胡兄，”他经过互通姓名，得知那人叫胡山，“我当然可悲，这样一耽搁，父亲怕是等不到我回去见最后一面了；不过你更可怜：老婆难产，弄得不好，母子两个都保不住命啊！”

胡山不置可否，随即叹口气说：“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哇。康兄，你看我这病——”

“叭！叭！叭！”又是三声枪响，这一次声音更近了。从村外，还隐约约有密集的脚步声，掺杂着人声，传过来。他的胖脸吓出了青白色，拉住胡山就走，嘴里说：“不好不好，像打仗，像打仗！”

黑瓦，白墙，青竹，绿树，静谧惯了的山村，经不起恐吓。村民们本来已陆续从家里走出来，此刻又纷纷躲回去了。

七八十个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从村外跑来。如果用俭省的笔墨来描绘，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穿深黄军装，戴军帽，系皮带，但军装又皱又脏，军帽或破或歪，有人皮带松了，拖挂到臀部。手里大都提着枪，东张西望，小心翼翼地进了村。

他远远瞥见，吓得心乱跳，头皮发麻，说：“触霉头，碰到乱兵了！”便顾不得身上崭新的西装，拉着胡山，朝旁边的稻草堆里钻进去。

高高的稻草堆，蓬松蓬松。他两眼蒙黑，鼻孔里钻进了稻草的香味。他努力让自己纹丝不动，免得发出任何声响。

可他实行的是典型的“鸵鸟政策”——只顾头，不顾身子。没过多少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肥臀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又击打了一下。他哆嗦着，耳边的稻草也随之窸窸窣窣地抖动起来。他感到两只脚被人捏住了，挣不脱，然后被倒拖着，拉出了稻草堆。他身上发冷，脑袋瓜“嗡嗡嗡”要开裂，好像世界末日降临了。

“嘿嘿，稀奇，山野小村，拉着个西装笔挺的！”他听到一个人在说。

“块头大，像猪一样，跑不动！”他听到另一个人在说。

“块头大，冲在前头可以做挡箭牌！”他听到第三个人在说。

他拉去头上粘着的稻草，正想转过头朝他们看时，又有个声音冲着他响起来：“大块头，你中签了！”

他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便被人踢了一脚，并喝令他到那边去报到。这当儿，他看清了：面前几个士兵，把枪口对着他。他还发现，胡山也从稻草堆中被拖出来了，脑袋耷拉着，脸色惨白，双手下垂，一副丧魂落魄的模样，也被士兵们逼着去报到。

他又圆又亮的脑袋上，汗珠像豆粒似地翻滚下来。

4

几分钟后，他什么都明白了。

5

“放我回去吧，我又不会打仗！”他央求说。

“打仗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从前也是外行，现在不也在领兵转战南北了吗？”连长说。

“我是医学博士，我有自己的事业。”他说。

“博士顶个屁用！在我这里，子弹是老大；神仙老虎狗，都由子弹说了算！”连长说。

“我父亲等着我见最后一面呢！”

“父亲重要，还是国家重要？现在国家出了大奸，你我大家，都有责任去锄奸！”连长说着，问他，“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同谁打仗？”

他和胡山面面相觑，都说不知道。

连长耸了耸肩，将手一挥，说出三个字：“蒋介石。”

他张圆了嘴，恍然大悟。胡山这时却忽然蹲下来，用双手捂住腹部，嘴里喊着：“痛、痛……”

他很着急，指着胡山对连长说：“这个人不能上前线！因为患胆绞痛，发作起来很危险，一时又找不到药。”

“药可以找到。”连长说着拿起手枪，把扳机拉得“嚓嚓”响。

胡山听到声响，一个鲤鱼打挺，直索索地站了起来；脸上没有表情，嘴唇紧紧咬住，眼珠子愣愣地盯着前方，两手也不再去捂腹部，好像什么病痛也没有。

连长和众士兵都笑了起来。连长说：“喂，我的医学博士，你这个博士是怎么当的？你难道不懂得，子弹是最好的止痛药？”

他被弄尴尬了，满脸通红。

“唉，书呆子气十足！”连长命令他，“把西装修换下，跟队伍上前线！”

他站着不动。

“不要以为你这身西装吓得住谁。你说，是自己脱，还是我的部下来动手脱？”连长说。

他明白，换上军装，就意味着要去打仗。从前，他帮助许多病人从死神那里溜出来；现在，他自己却有可能去拜访死神了。我的垂危的老父亲，咱们只能在黑暗的地母怀里碰头了。

他鼻子里“哼”了一下，声音轻得连面前的人都听不见。他扭动身体，极不情愿地脱下西装，换上由士兵递过来的军装。他又高又胖，军装不合身，袖子和裤脚管也短一截。

“唉！”胡山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叹什么气？”连长望着胡山，“你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随即命令：“换上军装。”

“哈——嘻——”背后发出深长的呼吸声。连长回过身，见

是一个瘦个子兵眯起眼张大嘴，打着一连串呵欠，便说，“你晚上睡成死猪一头，一清早还要打呵欠？”

“我能不能说话？”他举起右手，像小学生上课发言先举手。连长扫了他一眼：“你想插什么嘴？”

“我是医学博士。我凭经验判断，这位瘦先生不是睡眠不够，是……”

“是什么？你讲！”

“从其眼角的泪水和鼻孔的鼻涕看，三天之内抽过鸦片，现在鸦片瘾犯了！”

“有这等事？你看准足了吗？”

“我是巴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做过巴黎国立医院的住院医师，我的学问都是正宗的，对病例的判断没有不准足的。”

连长沉下脸：“军人抽鸦片，为军纪所不容！”挥手朝瘦个子兵打了一记耳光。瘦个子兵身体单薄，往后踉跄了两步。

他举起右手，再次要求连长允许他发言。连长点点头。

“不过，从人的神态和面容来看——”他停顿一下。

“怎么样？”

“……”

“说呀！”

“恐怕我要失敬了。”

“我叫你说，你就说。”

“……连长你，也是抽鸦片的，而且烟毒已伤及五脏了！”

连长涨红了脸，两颊的肌肉一抽一抽，好久，才迸出两个字：“放肆！”

“我不敢放肆。”他认真地说。

“我是一连之长，你敢在我头上动土？”

“我对一百三十二个病例做过临床观察。不会错。”

连长恼羞成怒，拔出手枪。想了一想，又放回去；慢慢地抬起右手，将袖管卷一卷，然后张开巴掌，吸足气，抿紧嘴。胡山在旁边吓得倒抽一口气。

他见状，心里直发寒。

“我要枪毙你，你怕不怕死？”

“怕。”

“我要打你耳光，你怕不怕痛？”

“怕。”

“那好，你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我刚才这句话是瞎说！’”

“……”

“说！”

“我不能。”

“为什么？”

“我是医生。”

“收回吧，老康。你老实承认自己这句话讲错了。”胡山劝他。他叹了口气，闭起双眼，慢慢地，摇了摇头。

“那就不要怪我这只通贯手对你不礼貌了！”连长左右开弓，朝他两边脸颊各抽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被打得眼冒金星，眼镜也掉在地上。他摇摇晃晃，捡起眼镜，勉强又站住了。是痛，也是心酸，眼睫毛抖簌簌挂着泪珠。

“连长！这小山村，家家户户都不肯开门！”有个士兵奔过来报告。

“补充兵员，十万火急！门不开，撬也要把它撬开！”连长命令。

6

他好多年后回忆起往事，对这天午后的几个小时，始终不敢